

[苏] M·P·萨卡切良 著

邵以智 周桂如 译

谁是杀手

肯尼迪总统之死

清华大学出版社

谁是杀手？

——肯尼迪总统之死

[苏] M·P·萨卡切良 著
邵以智 周桂如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1963年11月22日，达拉斯的枪声震惊了世界！美国第卅五届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暗杀了。指控的凶手奥斯瓦尔德随之被卢比杀死，不久卢比死于狱中，众多的知情人或神秘失踪，或惨遭横祸。这一切给总统之死罩上了层层疑云。

美国国家档案馆绝密处存有51本《关于谋杀肯尼迪和奥斯瓦尔德的调查案卷》，但必须过75年之后，即到2038年才能公诸于世，这又是什么呢？

本书作者以记者身份，用了多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揭开了肯尼迪被杀害的谜底。材料丰富、内容生动、悬念迭起、情节引人、耐人寻味，是一本可读性强，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通俗读物。

谁 是 杀 手

——肯尼迪总统之死

[苏] M·P·萨卡切良 著

邵以智 周桂如 译

责任编辑 曹淑贞

*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5.5 字数：123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定价：2.30元

ISBN 7-302-00515-X/Z·16

作者简介

米哈依尔·萨卡切良，1927年生于苏联的萨拉托夫。在莫斯科渡过了他的中学时代，1943年进入海军学校学习。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考入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在《消息报》报社担任国际版记者。

1959年调到塔斯社工作，曾任塔斯社驻华盛顿记者，在华盛顿工作了5年，回苏联后一直任《消息报》国际版副主编。

译者的话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人枪杀了，指控为杀死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随后被卢比杀死了，没过多久卢比又死于狱中。究竟是谁杀死了约翰·肯尼迪呢？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根据美国官方组织“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暗杀肯尼迪和经过45分钟后打死警察齐皮特的，都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

如果上面的结论成立的话，则

第一，奥斯瓦尔德从打死肯尼迪，到打死齐皮特之间仅有45分钟，这期间他必须完成以下几件事，即

先把枪扔在学校仓库的六楼窗口，然后急速下楼跳上驶来的公共汽车，经过七个路口下车后再改乘出租汽车，跑回自己家中取出手枪，出门后将盘问自己的警察齐皮特打死。这么多事，怎么能在45分钟内完成呢？

第二，在达拉斯的暗杀中，与肯尼迪同时受伤的还有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如果这都是一个人一枪打的，那么就意味着打中肯尼迪颈部的子弹，又射入康纳利的背部，穿过手腕进入大腿，这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第三，既然暗杀肯尼迪是一个人所为，那又为什么20多个

· V ·

知情人，或神秘失踪、或遭横祸？

第四，既然刺杀总统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而且他当场已被抓获，那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51本《关于谋杀肯尼迪和奥斯瓦尔德的调查案卷》，又为什么必须保存75年以后，到2038年才公诸于世。

……总之，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疑团。

为了真正揭开肯尼迪被害的谜底，多年来众说纷纭。本书作者M·P·萨卡切良以记者的身份，用了多年的时间把耳闻目睹，以及收集的大量资料整理成书。因此，书中资料丰富、内容生动、情节动人，可读性和知识性较强。

书中作者分析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之间的矛盾，分析了肯尼迪推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与美国石油、钢铁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揭示了肯尼迪的死因。本书可供研究国际政治、美国社会和历史参考，也是供广大读者业余增长知识的一本有趣的读物。

译 者

1989年春节

目 录

作者简介

译者的话

一、“他们总算找到了收拾他的机会”	1
二、“让他们看看，他们干了些什么？”	17
三、约翰逊和肯尼迪	30
四、奥斯瓦尔德、卢比及其他人	59
五、沃伦委员会	80
六、吉姆·加里森的艰难道路	105
七、意外的证人	131
八、“是谁？”“为什么？”	152

“他们总算找到了收拾他的机会……”

“天哪，这个讨厌的家伙，看来你要使我发疯了！”福利德看了一眼挂在主餐厅入口处的鸟笼子，厌恶地说。

“这个家伙”——是指一只健壮的、不名品种的鸟——不知是来访的拉丁美洲使者，还是政府要员赠送给“布菜克牛肉餐厅”主人的。这个亚马逊河流域的怪禽，并没有能给餐厅的顾客们带来什么欢乐。

“布菜克牛肉餐厅”，或者简称“布菜克”是一家非常普通的饭店，这里有美味的煎牛排和华盛顿最有名的乳酪饼。“布菜克”由于距离国务院较近，因此美国和外国的新闻记者、外交官们常常集聚在这里，打听一些消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机敏的餐厅主人特意在大厅里设置了一台电传打字机，用来接收美联社的新闻，这给常来光顾的客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1963年11月22日这一天，我和福利德（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谈论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上任的总理艾哈德来访

的事（艾哈德将在华盛顿逗留到11月24日）。午餐缓慢地进行着，日子过的很平淡，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消息。当时在首都华盛顿，国家的“最高领导”实际上已经空无一人。总统和副总统由于处理纯属党的事务，已经去德克萨斯州两天了，外国记者们对这些党内事务并不十分关心。

国务卿腊斯克率领了六名政府成员飞往日本，去参加贸易经济会谈。和他们一起飞走的还有两名华盛顿的“新闻首脑”，白宫的新闻秘书塞林格、国务卿的社会联络助手麦宁格。

福利德是个受过欧洲教育，聪敏而有经验的外交官，他与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外交官们相比，要强得多了。我们俩个人各有自己的打算。福利德在根据美国官方的说法，解释这次艾哈德来访的意义。我是为了使我的那篇关于艾哈德访问的评论更有趣味，正在设法突破福利德那种官方说法的防线，那怕是仅仅前进一步。

我们的谈话已经快结束了，开始议论起天气来。最后，大家总算取得了一致意见：华盛顿晚秋的天气是充满阳光的，温暖而又干燥的。

“自然界非常宠爱我们——福利德说——总之，美国人在地球上走运的。……”

突然，电传打字机的铃声剧烈而没有规律地响了起来。通常铃声只响两三次，最多时响五次，而现在电传打字机的铃声，响的次数要比平时多的多了。

几个人和我几乎同时跑到电传打字机旁，由于紧张，心跳得很厉害，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一边看着电传打字机在纸带上打出的一个个字母，一边在改正错字。只见打出的

是：

“肯……尼……迪……受重伤……可……能……死于……
……达……拉……斯……的……子弹……。”

我看了一下表，正是13时39分。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人哽咽着说：“天哪！他们总算找到了收拾他的机会。”“他们指的是谁？”——我在思索着。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说话的人急忙把眼光转向电传打字机的纸带。

福利德突然从小桌子的后面迎着我走过来，看着我的脸默默无言。

——在达拉斯是谁向总统开枪射击的？——我问。

福利德象个泄了气的皮球，显得软弱无力。他眨着眼睛，低声含糊地说：

——看来艾哈德的访问要延期了……

他似乎想再说些什么，就在这时怪鸟发出了哀鸣。福利德涨红了脸，突然对着整个大厅喊叫了起来：

——哎哟，我的上帝，你这个该诅咒的杂种，现在请把
这个丑恶的、可憎的畜生拿走！怎么，你没听见吗？总统被打死了！肯尼迪死了，你们知道不知道，愚蠢的家伙！噢，仁慈的上帝，我多么讨厌你这个圆头扁嘴的丑样啊！

大厅里令人不安地骚动起来。我把饭钱扔到小桌子上，走了出来，跳上一辆出租车，开足马力向白宫驶去。

在去白宫的路上，我试图集中精神，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脑子里象是一团乱麻。

“达拉斯有多少居民？……肯尼迪还能活吗？……看来这个城市是德克萨斯州的都会……是谁射击的？……是在路上射击？还是在汽车上射击的？……一个月前在那里殴打过

和漫骂过艾德华·史蒂文森……不对，德克萨斯州的首府是奥斯汀……杰奎琳·肯尼迪还活着吗？合众国际社怎么对她什么也没有报导呢？……如果肯尼迪被打死了，约翰逊将成为美国总统……到底达拉斯这个鬼地方有多少居民？好像是60多万……现在莫斯科首先播放的是什么？……啊！已经到了……史蒂文森当时在达拉斯擦干净了脸上的唾液说：“这些人简直是野兽！”……啊，汽车司机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记者们纷纷向白宫的西北门赶去。两台带有轮子的电影摄像机正在对着记者们拍摄。检查证件的保卫人员对记者们的这种急迫劲感到惊讶，于是开玩笑地说：

“穷汉子们，你们是不是抢了银行，想溜到这里来躲藏！”

对保卫人员的话谁也没有理会。大家都只想迅速地赶到白宫的西大厅，因为总统办公厅的招待处设在那里。唉，当时着急不是为了别的，只为在那里能够知道达拉斯射击的具体情况。

请看事情的经过吧！合众国际社值班编辑在收到第一份《快报》后，马上打电话给白宫，并请求再向白宫派两个采访记者。

——你们想干什么？——赛林格秘书处的一个成员海莲·哥涅丝惊异地问——我们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留在接待大厅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塞林格的技术助手，有点惊慌失措，他对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只回答一句话：

——无可奉告，我们知道的都是通讯社、电台和电视播发的……。

大厅中央是塞林格接待记者的地方，记者们每天在这里等待着。大厅也是总统迎送重要宾客的地方，现在摆放着两台电视机。本来应该通过电视机机动灵活地播送达拉斯谋杀后，那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是，谋杀事件发生后的最初时间里，电视屏幕上没有报导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消息。

因此，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厅里的电传打字机上。女秘书的眼泡哭得红肿，她把收到的电报挂在狭窄的走廊里，这个走廊可以从塞林格办公室通往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厅和肯尼迪办公室。

其实，大量的发自达拉斯的消息，并不能够由电传打字机提供出来。人们是根据多方的报导，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有了个轮廓的了解。

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达拉斯的地方商会原定在阿尼克兹大厅设午宴欢迎总统，肯尼迪在那儿将发表演讲。约翰·肯尼迪下了飞机以后，乘坐了“林肯”牌敞蓬轿车，总统的整个车队从达拉斯机场驶向阿尼克兹大厅。当总统的汽车开到休斯顿大街，向埃尔姆大街的120°转弯处时，车速减慢到每小时25英里以下，这时发生了由几个（或1个）凶手对总统的射击。在总统的汽车上，除肯尼迪和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之外，还有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约翰·康纳利，及州长夫人南希·康纳利。当时，总统头部受伤（通讯社发布这条消息时，引用了白宫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血从总统头部涌出的情景”），而州长是背部受了伤。他们的夫人都平安无事。射击发生后（通讯社最初没有弄清射击的次数，经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才一致认为是“三”次）总统的“林肯”牌

轿车和后面的保卫汽车，接待汽车，以及副总统约翰逊和其夫人乘坐的轿车，都以最快的速度向达拉斯郊区的一所医院，帕克连特医院开去。

在公布了这些零散的消息以后，关于总统状况的详细情形，很长时间没有报导。最后，在14时02分时，通讯社播发了达拉斯民主党组织一个未披露姓名的代表的声明，他说：总统的伤情“非常严重”。14时11分时，医院宣布：两个天主教的神甫来到了总统的床边。14时21分通讯社播出：医院传出了肯尼迪死亡的消息。14时31分从医院走出一个神甫（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两个），向新闻记者说：“我不相信肯尼迪总统会死亡”。

14时32分，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从达拉斯报导：“肯尼迪身边的两个神甫说，总统由于枪伤过重，已经逝世。”4分钟后，美国官方向在白宫的记者们证实了这个消息。总之，在美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第四个）被谋杀的总统。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诞生后的第188年。《华盛顿邮报》在宣布这个不幸统计的一份号外中，无意地写道：“凶手的子弹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射入白宫。”

惘然和苦闷的气氛笼罩着白宫的接待大厅。在大厅里这些美国人，这些办报的人，我们和他们已经认识多年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向我展露出完全意外的一面：他们当时很羞愧，表现出了无论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在外国人面前，最后，在全世界的面前都感到羞愧。

同样的感觉，也可以从集聚在白宫外面的千万个市民的脸上察觉到。人们忧郁、沉闷地站在那里，不愿意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我当时问过他们，回答的语言尽管不同，但意

思是相同的。一个中年男人用手的动作代替沉默，指着沿着大街行驶的一辆破烂不堪的黑色汽车，这个车的车顶上画着招贴画，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发怒的上帝惩罚我们了，我们应当放弃我们所走的罪恶的道路。”报纸登出了邮电部工作人员的看法：“我感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不然，在美国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仇恨？”

是的，在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仇恨，不仅使世界感到震惊，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感到震惊。这种情况，一点没有夸张，因为大洋彼岸远不是所有人对达拉斯的射击，都持有上面描述的人们的那种看法。而且，不同看法的人还很多。俄克拉荷马城的一个医生，当他收听到了收音机广播的“快报”以后，对自己的患者说：“好！我希望他把杰奎琳一块儿收拾掉。”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座小城里，另外一个医生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肯尼迪的支持者）说：“你的同伙完蛋了，收拾他爸爸约瑟夫^{〔1〕}还没安排好。”在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城的一群高年级中学生闯入餐厅，在桌子周围不断高声叫喊：肯尼迪受到了警告！干杯！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这是上流人士议论政治的地方，当总统被暗杀的时候，那里正在进行欢迎退伍军人的会议。前海军陆战队将军向到会的人士称赞说：“上帝的右手按动了自动步枪的扳机，打死了肯尼迪。”

我不能指出上面所写的“主人公”们每个人的名字，尽管当时在美国的报纸上对这些都作过报导。我不指名公布上述细节，看来可以避免诬陷的嫌疑。

〔1〕约瑟夫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

至于达拉斯城多数人对总统遭到射击后的感受，已经不止一次地写过了。

著名的“新边疆”〔1〕活动家阿尔杜拉·史列琴格尔有个13岁的女儿，当她听到达拉斯的悲剧后，问她的父亲：“我们的国家怎么啦？如果暗杀是它的特点，那我就不想再在这儿生活下去。”在发生暗杀后的最初时刻里，日益增长的类似的问题提到众多的美国人面前。

《华盛顿邮报》试图用语言驱散美国即将到来的暗杀时代，它在一份号外中发誓说：“没有谁相信这种行动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的分歧和我们的派别，都不容产生这种卑劣的罪行。暴行应该认为是不理智的。”但在当时，这种说法在美国、以及在国外，还有谁会相信它呢？

在美国各地出版的其他报纸（这种报纸种类很多）的号外中，倒是比较现实地评价达拉斯暗杀的意义和作用。我保存了厚厚的一叠美国各州报纸社论的剪报。下面摘录的几段，仅是我认为非常值得一读的一些。

《里士满时报》（弗吉尼亚州）：“这次暗杀，是我们国家首脑几次惨遭杀害中最近的一次，这是美国的耻辱。”

《圣路易邮报》（密苏里州·圣路易城）：“美国犯了什么罪，尽管我们创造了发生类似事件的环境！如果我们的政治分歧，不能够通过民主的途径协商解决，那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陷入病态。……。”

《费城新闻报》（费城）：“值得我们骄傲和称赞的是，

〔1〕约翰·肯尼迪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叫做“新边疆”。

我们这个实行民主法律的国家，是我们通过公开辩论和投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分歧的。但是，在骄傲和赞扬声中，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当中有人不接受这个法令。这些人认为主要的法官是手枪和步枪。他们给我们上了苦难的一课。”

《旧金山纪事报》（加利福尼亚州）：“我们当中无论是谁，实际上都是美国人。为什么一方面希望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同时，又用暴力杀死我们的民族领袖，这已经是百年来的第四次了。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一次判决。剩下的只有乞望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宽厚地对待我们，不要给我们脸色看。”

《市民期刊》（密执安州）：“美国，你照照镜子吧！难道这是你需要的吗？社会病到了这种程度，连自己的总统都不能够安全地生活？”

《西雅图时报》（华盛顿州）：“我们刚刚看到一场戏——伟大的美国在挣扎……。”

约翰·肯尼迪被杀后，有将近150名记者集聚在白宫的西大厅。在我们面前摆着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谁？”

“怎么？”和“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等待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希望从随同总统从事这次有决定意义出行的美国同僚，或我们这些在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工作的记者们那里能够了解一些第一手资料。

在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记者们议论最多的还有一个题目，老实说，对它的注意力，并不亚于达拉斯暗杀。这个题目就是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人们议论约翰逊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大家对这个世界主要资本主

义强国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十分关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的人选。当然这种讨论开展的时间要晚些——在肯尼迪葬礼之后。而在当时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对已故总统和他的继承人两人之间进行个人比较；肯尼迪合作者和助手的命运；达拉斯暗杀以后，约翰逊将要干什么；以及由于约翰逊不喜欢已故总统的兄弟（这在华盛顿几乎人人皆知）、罗伯特·肯尼迪将怎么办？

当时人们比较的结果表明：对前副总统非常不利。当然，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华盛顿的新闻界（我指的是美国人）大多数都热爱和尊敬肯尼迪。为什么这样呢？《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詹姆斯·列斯顿的解释比其他报纸清楚。他写道：

“肯尼迪作为总统，从儿童读物中就可以看到，他比已故的政治家，甚至比自己的朋友都年轻、漂亮、文静和优雅，富有诗意的双唇和他周围的精神熠熠的年轻妇女……。尤其是他就任了总统以后，果断地采取措施来反对过去的经济和财政的僵化传统，坚定地号召全国正视现实世界……。

肯尼迪是当代的批评家。他认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就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制度。这是一个能够提出很多问题的有头脑的年轻人。……。

悲剧的本质是再清楚不过的。在达拉斯杀死的不仅是总统，也扼杀了他对未来的允诺。”

列斯顿的评价和感觉不仅对直接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有代表性，而且对肯尼迪周围的政治评论家也具有代表性。这些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可以分为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大學生、以及整个美国的青年人。